

琅瑯塔寻遗

○徐建仁

琅瑯塔倒了，至今已有二十六年。

那一年，正是我在汾口中学任教的第二年。梅雨季节，暴雨连连。一声巨响，历经四百余载的琅瑯塔，如同垂暮老者，耗尽最后一丝气力，轰然倒地。尘烟散去，满地碎石瓦砾。从此，世间再无琅瑯塔。

清明假期，途经琅瑯岭，不由自主地踏进琅瑯塔废墟。或许琅瑯塔于中洲、汾口人而言，早已超越塔本身而成为血脉深处的心灵灯塔，是回望故乡的精神坐标，只要想起它，便能望见故乡的山，望见故乡的水，还有那魂牵梦萦的乡愁。

(一)

琅瑯塔位于汾口镇琅瑯岭。根据塔内碑刻记载，该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。琅瑯塔属于砖石结构，六面七层，高约39米。塔内一至四层各塔壁上有砖雕造像六十六尊。第六层东南壁嵌有“募成华表纪名碑”一块。塔腰檐为菱角牙子叠涩五层，逐渐外挑，转角处翼角起翘。

塔分内外两层，内有双道螺旋式楼梯，沿着楼梯可以盘旋而上直达塔顶。登上塔顶，凭栏远眺，汾口的美景尽收眼底。

琅瑯塔依山临水，是风水、战略位置俱佳之地。梅岭山脉自东向西蜿蜒而来，山势逐渐平缓，直至武强溪滩，远远望去，犹如大象垂下长鼻，因而又被称之为“象山”。武强溪对岸的山气势雄伟，岩石峥嵘，宛如一头雄狮盘踞于此，俯视武强溪，被称为“狮山”，当地人又称之为“狮头山”。狮山与象山对峙，两山夹水，最窄处相隔不足三百米，形成风水学意义上的“狮象守门”格局。

而从战略地位来看，琅瑯岭是曾经的遂安十二都进入十三都的唯一陆路通道，也是古时遂安通向徽州休宁、歙县、屯溪的交通要道。东北边是梅岭山脉，西北边是狮山山脉，两山之间是武强溪水，横亘于梅山山脉的琅瑯岭就有了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，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当地人们都将琅瑯岭称之为“难过岭”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此地过去一直设有军事关卡。相传东汉末年三国黄盖、唐时黄巢军、清朝太平军都曾在此地屯兵驻守。

此地也是中洲镇与汾口镇水口。武强溪犹如一条游龙从中洲镇山自北而南，奔腾而下，在琅瑯塔下被巨岩所挡，折向西南而行，并形成一深潭，当地人叫塔山潭。由于潭水较深，水面成碧色，琅瑯塔倒影潭水中，形成“仰视高塔凌云，俯瞰塔影入潭”的胜景。琅瑯塔下的塔山潭与一公里之外的金山脚下的摩臂潭相互映衬，形成“双潭印月”的奇景。

据说琅瑯塔下的塔山潭深处有洞穴。琅瑯岭村民张虎龙曾潜入潭底，发现洞穴沿梅岭山脉方向延伸，洞内有岩石似石凳石桌。琅瑯塔附近的琅瑯岭村、仙居村、章姚村等村民还在梅岭山上发现一处深不可测的野猪洞，推测可能与塔山潭底下的洞穴相连。后有传言，说是与远在十里开外的叶村野猪洞相连，应是以讹传讹。

琅瑯塔耸立于琅瑯岭顶的悬崖之上，

气势恢宏。

据传，从中洲往汾口方向沿武强溪边有一条一百余阶的石板台阶，足见悬崖的高耸与陡峭。在悬崖之上，还曾修建凉亭阁楼，供过往客商和行人歇息。有史料记载，琅瑯塔旁曾有古松如虬龙。《浙江通志》卷四十六记有：“在遂安县琅瑯岭，根柯斑驳若虬龙，相传秦汉时物。”我们可以想象出这样的画面，琅瑯塔下悬崖峭壁，犹如刀削斧刻，令人望而生畏。一棵古老的松树傲然挺立，它的根柯斑驳陆离，犹如虬龙般盘曲交错，深深地扎入悬崖岩石之中。粗壮的树干，饱经风霜。茂密葱茏的枝叶，犹如一把巨伞，覆盖于天地之间。清朝陈学孔任遂安知县曾赋诗《琅瑯松龙》：

寂历空山足避秦，饱餐烟雨养老鳞。
虬枝烂漫将军盖，霜节支离老叟身。
隔水笙簧风入幔，悬崖琅瑯玉为邻。
轮菌樾荫垂终古，莫艳成蹊桃李春。

(二)

琅瑯塔岿然屹立于琅瑯岭数百年，像一位老者，见证周边地域的岁月变迁。至于为何修建琅瑯塔于此，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。这些传说又给琅瑯塔编织出神秘面纱。

相传春秋时期，此地为吴楚两国界地，伍子胥自楚亡奔吴，途经琅瑯岭，前有岔路，后有追兵，形势危急。见一老妇正在溪边洗衣，便急忙向老妇打听道路，并恳请老妇不要泄露自己的去向。老妇默而不语，竟毅然投溪，以死践诺。多年之后，伍子胥于吴地功成名就，每念及老妇守诺殉义之举，感怀不已，于是在其投溪处建琅瑯庙、筑琅瑯塔，以彰其德。然而塔内碑刻“明万历廿九年辛丑冬”字样，与春秋相隔甚远。这段传说虽感人至深，但其真实性却无从考证。

宝塔镇河妖，是民间广为流传的俗语，意即通过修建宝塔，镇压兴风作浪的河妖，使其不能为祸一方，守护一方平安。琅瑯塔也有类似传说。据传，很久以前武强溪流域时常遭受洪水侵袭，百姓生活困苦。一位云游四方的风水先生经过此地，他仔细观察地形后，指出武强溪宛如一条奔腾的巨龙，而缺少一座镇龙的宝塔，导致龙气不稳，从而引发灾祸。当地村民听闻后，深信风水之说，于是决定建造琅瑯塔，以镇住龙气，保佑一方百姓平安。自塔建成后，这一带果然风调雨顺，政通人和。

当地人流传更多的说法是明朝时期，江西与浙江人同朝为官，江西为官的多，浙江为官的大。“江西满天星不如浙江一轮月”，于是江西人出于嫉妒，为压浙江人的官运，到这里选择地势起伏之处修建许多砖塔，其中一座便是琅瑯塔。因此，琅瑯塔到了之后，这一带将有“大人物”出世的八卦传言，就在当地市井巷陌和茶余饭后间流传开来。

世代相传的传说，于史无证，不足为信，只是闲闻轶事罢了，仅为琅瑯塔笼上一袭神秘面纱。县乡土文史专家余利归通过

分析塔内“募成华表纪名碑”文字，认为琅瑯塔或许是佛教善男信女募建。“募”有募集之意，通常指向社会或特定群体广泛征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资源。“成”表示完成、建成。所以“募成”二字可推测琅瑯塔是靠众人捐赠和支持才得以最终建成的，而非由官方或家族出资兴建。

根据不同时期的《遂安县志》记载，琅瑯塔旁边曾有琅瑯庵。正如汾口龙门塔下有福谦庵，中洲雁塔下有自然禅院。根据明万历四十年《遂安县志》记载，此地只有琅瑯庵，未见琅瑯塔。民国三十九年《遂安县志》则记载为昙花庵，也有琅瑯塔。庵早于塔，因此琅瑯塔是由佛教善男信女所募建的推断是可信的。只可惜，时过境迁，琅瑯庵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中，没有了一丝痕迹。

古人建塔除了有佛教塔，有为调和地脉而建风水塔，还有是为祈愿文运进取仕途而建文峰塔。琅瑯塔在当地人心中也曾将它作为祈愿文运昌盛求取功名的文峰塔。在琅瑯岭村和仙居村的余氏宗谱和张氏宗谱中，都将琅瑯塔与叶村雁塔并入村居景诗之中，借塔抒发凌云之志。《双塔凌云》诗：

嶙峋双塔入云中，南北高峰古睦同。
应有凌云高士在，腾身直上广寒宫。

(三)

琅瑯塔位于琅瑯岭顶，属于中洲镇与汾口镇的分界点，以武强溪为界，溪东为汾口镇，溪西为中洲镇。由于琅瑯塔位于两镇交界之处，曾引起一时的争论，琅瑯塔是属于中洲镇还是汾口镇？

在人们潜意识里，琅瑯塔属于汾口镇。人们常说汾口琅瑯塔，而没有人说中洲琅瑯塔。这主要是因为紧邻琅瑯塔有个琅瑯岭村，属于汾口镇。其实，琅瑯塔下有几幢房子，不属于琅瑯岭村。虽不足十户人家，却也是一个独立村庄，因塔而名，称为塔山村。塔山村属于中洲镇管辖。从地界上来看，琅瑯塔位于塔山村内，因而琅瑯塔属于中洲镇，而不属于汾口镇。

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琅瑯塔所处的塔山村区域在解放前一直属于琅瑯岭村，归汾口镇管辖。根据琅瑯岭村余其章老师介绍，塔山村的土地是解放前琅瑯岭张氏和余氏的女儿嫁到畈头村的陪嫁。新安江水库形成后，畈头村在这些陪嫁土地上建起了几栋黄泥墙房子，用以安置移民。移民迁移至江西后，畈头村几户村民陆续迁居在这里，久而久之，便逐渐发展成一个村子，人们习惯称之为“塔山村”。所以从历史传承的角度讲，琅瑯塔属于琅瑯岭村，归汾口镇管辖。

其实争论琅瑯塔是属于中洲镇还是汾口镇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，保护好才是关键。我非常赞同这样的观点：琅瑯塔是汾口古迹，也是中洲胜景。只可惜，现在胜景不在，只剩遗址。1999年梅雨季节，据村民回忆，下午三点左右，琅瑯塔在暴雨和雷鸣声中轰然倒塌，唯有那大半块石碑被时任

琅瑯岭村支书的张新书背到了张氏家厅存放。

琅瑯塔的倒塌，应该是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。据推测，琅瑯塔年久失修是其倒塌的原因之一，更主要的因素应该是那一年梅雨季节，连日的暴雨不断冲刷塔身，塔顶本身就已经有了裂缝，大量雨水顺着裂缝渗入塔内，沿着塔壁向下渗透，致使原本坚固的塔壁逐渐软化，最终无法承受自身重量，轰然倒塌。

琅瑯塔坍塌后，当地流传出镇塔之宝被盗导致塔倒的奇谈，说有人在夜里潜入塔下深潭的岩洞里，把镇塔用的珠宝盗走，不久琅瑯塔便在风雨中轰然倾圮。这类故事或许源于人们对古物消逝的怅惘，试图用超自然的因果为遗憾赋予解释。然而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，传说虽寄托着情感，却终究是穿凿附会的臆想，权作茶余饭后的消遣，不足为信，也不必深究。

琅瑯塔虽已消逝于风雨中，但曾经的记忆却在时光中愈发清晰。

我曾在抖音上分享琅瑯塔的旧照，泛黄的影像瞬间拨动了人们心中的怀旧情弦。评论区内，往事如潮水般奔涌，满是对琅瑯塔的眷恋。一位网友留言道：“从前每年正月初二，去叶村外婆家的路上，总能望见琅瑯塔。后来外婆走了，那条路便不再涉足，与古塔缘分也戛然而止。如今看到这张照片，外婆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眼前，仿佛又回到了那段温馨的岁月。”还有网友的思绪被拉回青葱岁月：“琅瑯塔是我在汾口中学读书时，春游打卡之地。记得那年春日，阳光正好，我们一群同学结伴而行。从塔顶俯瞰整个汾口，青山绿水尽收眼底。那时的风都是甜的，琅瑯塔见证了我们的青春，承载着最纯粹的快乐回忆。”这些留言，不仅是对琅瑯塔追忆，更是对往昔生活的深情回望，在字里行间诉说着岁月深处的眷恋。

清明时节，我循着记忆重返琅瑯塔。二十六年光阴流转，站在琅瑯岭顶远眺，断壁残垣隐入苍翠的竹海杉林，荒草疯长。踩着长满杂草、铺满落叶的小径走近，满地塔砖堆砌成丘。同行的小儿子望着眼前景象，喃喃自语：“塔怎么这样子的，这明明不是塔。”在孩童纯净的眼眸里，这座曾经巍峨的古塔，如今不过是一堆堆满青苔、荒草丛生的残墙。我望着这满目砖石，心中涌起一阵怅惘——或许在未来某一天，连这斑驳的残垣也将随风化为尘土，琅瑯塔终将彻底消失在时间长河里。到那时，后人若想寻觅它的踪迹，恐怕只能从泛黄的古籍书页中或老者的追忆讲述里，拼凑它往昔的胜景了。

岁月匆匆，琅瑯塔早已成废墟，废弃砖瓦也已蒙上岁月的苍痕。而那些与琅瑯塔有关的岁月，终究不会随着砖石的坍塌而消逝，其承载的历史与情感，早已融入一方水土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心中永恒的乡愁，化作永不磨灭的精神图腾。最后，我想用二十六年前写的一句话为这篇文章画上句号：听说，琅瑯岭上的琅瑯塔倒掉了，听说而已，我没有亲见。但我却见过未倒的琅瑯塔。

